山乡传

□文猛

母亲年纪大了，伺候不了家里那几亩薄地，以一种无奈的叹息跟着我们住到城里。

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最大的事情就是张罗全家回老家长池过年，母亲说老家在哪里，年就在哪里。

其实，我们最理解母亲回老家过年，她心中挂念她的老屋，挂念老屋背后父亲的坟茔。因为母亲和她年年的嘱托，我们尽管离开家乡多年，实际上每年的除夕都要吹响回家的集结号，让母亲带着我们儿孙在乡下度过每年的除夕。老家人非常欢迎我们这些游子，每年回家，家家都要请我们去团年，但我们每年除夕夜都是在村支书家里过的，不是因为人家是村支书，而是村支书是我的表姐夫。

老实说，我们的村庄很穷，穷得连个封面也没有，那块青杠木村牌扛到谁家，谁家就是村支书。土地承包到户那一年，村里除地名和那块村牌没分之外，其他都分完了。表姐夫从部队复员回来，准备收拾木工箱出去重操旧业时，老村支书扛着村牌到了表姐夫家，表姐夫是村里第六个守村牌的人。

大集体的时候，村支书派工派活分粮分款，很受人敬畏，等到表姐夫作村支书，关于村支书的种种光环渐渐远去，除了调解邻里纠纷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催粮催款。说白了，是不讨人喜欢的村支书。

为了完成乡里的任务，表姐夫每天都得到村里人家中收粮收款，钱虽然不多，可村里人穷，谁也不愿给。表姐夫就给人家挑水、挖地、抱孩子，以此来讨好大家，让大家交农税款、交公粮款时心中畅快些。

撇去交粮交款这些烦心的村里事，村里人的一年其实过得挺快，秋播刚完，一场雪下来，小麦就进入冬眠期，村里人在火塘上燃起树蔸火架上铁鼎罐等候瑞雪兆丰年的年年兑现期时，一年就到头了。

遵照母亲的嘱托，我们每年除夕夜都回到老家长池回到表姐夫家过年。我们摆上碗碟，倒满烧酒，品饮乡村浓浓的年味。

“咔嚓”，每年总是在酒饭上桌的时候，屋里就会传来房顶瓦片遭受砖头石块袭击而碎裂的声音。那声音掠过房顶的北风，掠过静寂的村庄，清脆而尖锐的声音夹裹着房顶上抖落的尘土，落进我们的碗碟。表姐夫冲出院子，对着夜空大骂：“是哪个龟儿子砸我家房子？是哪个龟儿子砸我家房子？”夜空无声。回来我们继续喝酒，没过多久，又是“咔嚓”的碎裂瓦片声落进酒碗……

这就是村庄的除夕夜，这就是村庄里村支书家的除夕夜，我不知道附近及远远的村庄夜空是否响起过这种碎裂的瓦片声，但我的村庄我的表姐夫我的村支书家每年都会在这种声音中过完他的年关。

事实上，表姐夫从来没有抓住过砸他房顶的人，大年初一的时候，表姐夫就取来院中的新瓦，爬上房顶修补那些空落落的瓦洞，修补村里人对他这个村支书毒辣辣的报复……

因为那些碎裂的瓦片声，我们不敢再满足母亲回老家的愿望，每到过年的时候总会编出很多的理由打消母亲对老家的挂念，不想让那碎裂的瓦片声从房顶落下，从心中落下。

十年前，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母亲病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总觉得家门口有人敲门，总觉得有人在砸我们的屋顶。母亲说，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啦，自己欠了村里那么些年公粮款和农税款，老家人在骂啊，在戳脊梁骨啊，在抱怨啊，做人不能忘了根本啊！

我们知道，母亲真的老啦，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再说，我们也很多年没有回家，我们也很想知道我们的老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除夕，我们回到老家。

表姐夫倒满酒，母亲照常从怀里掏出手绢，从里面取出钱来，都一年一年地叠在一起，那是母亲这些年应该交给村里的公粮款和农税款。

表姐夫没有接钱，端起酒碗一饮而尽，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说，大姑啊！这个钱我不敢收了。

我们问，你被撤了？表姐夫说不管谁是村支书都不敢收也不能收了，因为国家早就把咱们农民交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全免了！他从信封中数出一叠钱说这是国家给大姑您这些年的退耕还林补助金，又拿出一个存折，说这是国家给大姑您老的养老金。

母亲拿着钱和存折，双手不住颤抖，她说打从盘古开天地，国家给他们农民像城里人一样发钱还真是破天荒头一次，这样的好日子让自己赶上了。

去年四月，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那山，那垭，那沟，那河，那树，显然这就是我心中那渐渐淡忘的老家长池，只是老家长池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汪大水库？长池，老家那个荡着水光的地名，古人很早就给了这片土地水的暗示。但是我们长池除了两三条小河和一个很小的水塘，并没有什么叫池的地方，更不用说那么宽阔湖面的今天老家叫池海的水库啦！

老家长池再次触动我急促的牵挂！

七月，荷花盛开的时候，村里举办乡村荷花节，一张精美的邀请书，一个个热情的电话，要求我必须回到我的村庄，表姐夫说他在村办公楼等着我。

村办公楼?!

从长池到池海，从村牌到村办公楼?!

老家什么时候有了关于办公楼的封面？

表姐夫在灯盏垭等我。表姐夫告诉我，早在四年前，国家投资在灯盏窝里建长池水库，除了发电之外并没有多少收益。看到周围村庄这个产业那个产业兴起，这个办公楼那个便民服务中心矗立，碧水蓝天的长池水库，水面上飘荡着枯枝败叶，老家处处砖瓦房，房院中却没有多少人的笑声，九曲十八弯的水田，田埂上长满了茂密的山茅草……

水涨船高，大家的心底却一片淤泥。

表姐夫找到村里走出去的企业老总陈斌，请他回来帮助村里脱贫致富。

陈斌回到村里，当年的茶盐古道早已让便利的交通和岁月变成了断断续续的记忆，古道上著名的长池驿站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想起漫漫古道，陈斌突然心中一亮，不变正是变最好的蓝图，古老的古道，宁静的山村，起伏的山峦，如诗的湖波，不正好可以打造一方人们最渴望的心灵瑶池，让这片长红苕玉米的土地长出乡村的诗和远方……

陈斌的想法得到村里大力支持，村里带领大家从水库中捞起枯枝败叶，清除淤泥，水域面积一下扩大到1200亩；再把水库周围荒弃的水田按照原来的形状开挖出500口水池，专门养殖生态鱼类；又在山坡上一方方水田中种上荷花，在一方方土地上栽上果树。丛林环绕，绿水青山，九曲十八弯的湿地一下扩大到6000亩，成为远近有名的湿地公园。为了记住村庄的变化，大家共同想到要给湿地一个新的名字：池海。池很小，海很大，池海之变。从池到海，沧海之变。

2016年，一对白天鹅飞来长池；

2017年，上百只候鸟飞来长池；

2018年，上千只候鸟飞来长池；

2019年，几千只候鸟飞来长池；

2023年，这里翻飞的候鸟上万只……

候鸟飞来，老家外出打工的人们开始回到村庄，承包池塘养鱼，走向荷田养花，消失多年的炊烟荷花般升起在村庄的天空。远远近近的人们络绎不绝地奔向池海看湖、赏荷、观鱼、戏水、漫步，享受着宁静的时光。池海有了天空的候鸟，池海也留住了村庄的候鸟。

站在灯盏垭口村办公楼前，眼前是波光粼粼的池海湖面，湖周是鱼儿翻跃的鱼池，鱼池之上是荷花盛开的荷田，荷田之上是碧绿的青山，青山之上是高远的天空……

从村办公楼望向更远的天空，东南西三面是建设中的石笋沟水库、青龙水库和跳蹬水库，同着已经波光粼粼的池海和龙安水库一起，在未来的两三年中，这片2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就有5座大中型水库群汇聚到一起，那将会是怎样浩大的湖光山色？

村办公楼大门口是一张放大的图片《长池村史》，背景是古道和长池，上面不是地名，是一串古道一般蜿蜒的文字地图：1949年12月10日解放；1972年响起第一声广播；1977年建成第一座水塘；1985年亮起第一盏电灯；1986年考上第一个大学生；1998年修通第一条公路；2012年接入第一户自来水；2015年启动脱贫攻坚；2016年完成长池改造；2020年全面脱贫；2021年乡村旅游建设启动……

仰望崭新的村办公楼，大楼门前挂着两块牌子：长池村支部委员会，长池村村民委员会，白底金字。图书室、医务室、治安室、村民服务大厅、游客接待中心、候鸟保护中心……一应俱全，白墙，青瓦，青瓦之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表姐夫说，今年春节老家还要举办冰雪节，你们一定得回来啊！

2024年除夕之夜，我们在表姐夫家老屋的地盘上，但不是在老屋里。表姐夫家在前年也修建了砖瓦房，是那种乡村别墅式的砖瓦房，表姐夫家是村里最后一家修砖瓦房的。表姐夫在团年饭上宣布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表姐夫说，春节一过，他不再当村支书啦！村里的变化让那些候鸟似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回来啦！他要把村支书交给一个返乡大学生村官来担任，就是老槐树下龚家的小儿子，村里的李花节、荷花节都是他策划的。

表姐夫说，自己老啦，该年轻人上场啦！

吃团年饭的时候，村里人听说我们回来了，这家端着炖好的腊猪脚，那家端着煎好的糯米粑，全围在表姐夫家院坝中，不一会儿就摆上了百家宴。

笛子声从院外响起来，村里人说，“烂羊皮”来啦。我问“烂羊皮”还是那个一到交农税提留款的时候就砸表姐夫家瓦片的烂羊皮？还是那个一家一家发动群众写告状信的烂羊皮？大家十分惊讶，看来你们真的好久没有回到咱们农村啦。

竹笛声越来越近，眼前的“烂羊皮”让我们惊呆了，天哪！这还是当年那个吹着竹笛走家串户的叫花子吗？皮帽子，羊毛绒大衣，锃亮的皮鞋。烂羊皮把竹笛一横，一曲《太阳出来喜洋洋》便在夜空荡开。一曲完毕，他望了望围观的人群，大声唱道：“太阳落山四山红，如今的乡村大不同，锅里煮的油炒饭，身上穿的羊毛绒……”

我问表姐夫，“烂羊皮”在哪里捡到钱啦，怎么一下就发啦？

表姐夫说，他是捡到钱啦，是从国家捡到的，这几年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给他修了房子，安排了工作，凭着他当年那点能歌善舞、舞文弄墨的本事，现在是村里秧歌队的队长和党风监督员，是村里的明星啦！

笛声又响起来，是《在希望的田野上》，然后拉着我们一桌一桌地敬酒，边敬酒边对着大家又开始唱上啦：“说我发，我就发，国家发了工资卡，每月走到银行去，养老保险月月拿；种粮补贴是红包，退耕还林咱放假；自从盘古开天地，咱们农民也当家；干部群众心连心，幸福梦想向阳花！”

母亲从表姐夫给的信封中取出一叠钱，要我们赶快去买长串鞭炮，要让全村人都听得到……

巴山背篼情悠悠

□陶蓉

今天跟孩子一起出门买菜，菜买多了提不走，便找店老板借了个背篼儿。我正欲背上身，店老板提醒道：“幺儿这么大了嘛，让他背嘛。”我才反应过来，旁边的儿子比我高了一头，怎能不用？我将背篼儿一放，儿子也识相，揣起手机就接了过去。我熟练地把背篼儿撑住扶上他的背，一看还可以，背得稳稳当当的。店老板一边找零一边乐呵着说：“这就对头了嘛。”我也笑着回应：“那是那是，娃儿大了扛背篼儿，我现在只能当打杵啰。”

我的老家在大巴山上，坡多又陡，吃穿用度，不管是柴米油盐，还是砖头瓦片，那个时候都要靠背篼儿装起才能带回家。背篼儿搭配一根打杵，便可以背天背地，走山走水。山路十八弯，就靠两条腿，走到走不动了，就把背篼儿抵在打杵上歇口气，抿口水又出发，不敢歇太久懈了劲。

回想起以前在家里，来来往往的亲戚客人只要准备背起背篼儿，我的母亲都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去帮忙扶稳，并且嘱咐我们，看到别人背背篼儿的时候，一定要搭把手帮忙扶上背。扶这一下，要帮人找到与背篼儿之间的平衡点，到底力气吃不吃得住，能不能背得下来，一扶就明白了。若是背多了，就要嘱咐路上多歇几回，或是再叫个人来帮忙。“搭把手扶上背”这个动作，不仅是待人接物的基本礼数，也是山里人刻在骨子里对待劳动的周到态度。

只要走出家门，背篼儿的两条肩带便紧紧勒住人的肩膀，灶火烧的、牲口嚼的、庄稼喝的、人吃的、时间要消耗的，都在里头，要生活就放不下。只有满满当当的背篼儿压在肩上，心里才踏实。

说起背篼儿，好背篼儿，编要编得不大不小不硌背，背须背得起起落落不掉链，卸能卸得四平八稳不翻弦。编，背，卸，是背篼儿的三件大事，也是人把背篼儿背明白的三个关键。

山上人家都会栽上几丛竹子，待其拔节生长后，砍伐取材用来编筐，将一根根修长挺拔的竹子劈开修剪成条，再弯曲成材，最后编织成型。

编什么样的背篼儿，往往要看装什么样的货。

背柴的，背米面的，背细娃儿的背篼儿，造型自然是各不相同。背柴的背篼儿篼口要大些，方便用绳子绑扎起多背些；背米面的背篼儿篼眼要密，内胎要用篾丝条条编一层细的，口子还要微微内收，防止把宝贵的粮食撒出来了；背娃儿的背篼儿要深些，是怕娃娃蹦出来了，然后在口子一圈包上软布，是怕竹片子把娃娃擦伤了。

背篼儿编好了，怎么装东西也是要留心的。山坡陡峭，若封装不紧密，上下坡的时候东西就容易翻倒出来，徒费劳力。往往需要用木条卡住或是用绳子封紧篼口，不能让东西在篼里晃晃荡荡，压实压稳才敢出发。装好之后，准备背的时候，货物过重的话，往往要借一个矮台，半蹲即可上背，不然全蹲不易站立起来。

当人的两肩与背篼儿的肩带相扣时，便开始了人与背篼儿相互试探、相互驯服的过程，胸口要憋一口气慢慢站直，这个时候不可用力过急过猛，否则会人仰篼翻。只要站起来了，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挺着腰，再重的背篼儿压下来都不能弯腰，宁可步子小些慢些也不能弯着腰走急步。这也是母亲告诉我的，背背篼儿的时候弯着腰，头两步感觉省力，是因为重心都顶在腰上面了，时间一长，腰上的筋骨肯定受损，会成老毛病跟着一辈子。

背长途的背篼儿，要走走歇歇，这个时候就要带一根打杵。打杵以人的身高而定制，一根立杆卯紧一根横档便成了杵。过陡坡可以当拐，歇脚的时候，把打杵放在背篼儿的底板下撑起，就可以让肩膀松劲，稍作停歇恢复体力。

山路漫长，难免心猿意马，眼睛比步子快，容易产生畏难情绪，或是急于求达的浮躁心理。所以，在走的时候，要先把脑壳里头的杂念赶干净。一步接一步，走的时候要守心抱念，不可妄想神驰。眼睛盯着路，步伐跟随惯性，在跋涉中找到肉身与背篼儿之间新的平衡点，并与之融为一体，这样平静地前行，那漫长的山路才能走得完。

在我还小的时候，母亲要到坡上的田地干活，就会用背篼儿背着我，在背篼儿里感受到山路的起伏如同乘舟过江，到了田地，就在背篼儿里看她打理庄稼。家里有三个孩子，背篼儿船的乘客就有三位，母亲的双肩如双桨，力划不辍。家里要打理的田地分散，母亲就背着背篼儿在其间穿梭，给庄稼带去养分，也给家里带回营养，在一篼又一篼的装卸中，庄稼在生长，孩子在成长。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我和弟弟每周要去乡中心校读书，爸爸则去中心校上课，上学要背个背篼儿，母亲心疼，给我们的背篼儿的肩带包了软布，就不会磨肩上的皮肉。每逢学校放假，父亲就会用背篼儿背起饲料、化肥等农用物资，我和弟弟就背些家里要用的轻巧东西往回赶。虽然父亲的背篼儿很沉，但他上坡给我们讲故事，下坡就带我们唱山歌，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走到了家。收假到学校的时候，父亲又从家里背上我们的口粮下山，背篼儿就这样来来去去，养活了一大家子人，摊平了岁月于人的重量。那时候，我们和背篼儿还隔着一层软布，而父母已经习惯用双肩上的老茧来扛起整个家。

时代在进步，而背篼儿却在没落。后来，家搬到了街上，山路变马路，拉东西都用车，背篼儿用得更少了，放在角落生了灰。

现在，父母算是卸下了他们的背篼儿，可背篼儿上的纹理早已嵌入血肉，成为生命的底纹，如同老树的年轮，记录着他们用脊背背起柴米油盐酱醋，背起悲欢多变的人间味道，背起生命的长路迢迢。

如今，我早已成为一名母亲，也体会到了那只背篼儿的分量。背篼儿在身上的时候，肩要硬扛，背要硬顶，脚要硬蹬才能站得住。也理解了父母当年背背篼儿时总会心有不甘，背得多了，走不到几步；背得少了，一趟就背不完。

早些年，大巴山地区有专门靠背篼儿吃饭的群体，也叫“背二哥”，他们的背篼儿一般人是背不了的。背二哥总是以一个背篼儿配一根打杵穿梭在山间，唱起响彻山谷的歌儿：“高高的大巴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要想翻越巴山顶，只有背二哥的铁脚杆。”翻山越岭再把背篼儿里的货物平稳送达。

人的一辈子忙忙碌碌，不也都是个背二哥！为了背篼儿里面那份沉甸甸的盼头，两条肩带绑在身上，竹条勒着皮肉，重量抵着筋骨，还是要面不改色继续向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背篼儿要背在身上，山高路长望不到头就学背二哥吼两句山歌提神壮胆，唱罢又悠悠地朝前走。

老手艺人 李平 摄于通川区磐石镇

草木人间（组诗）

□蒋楠

天麻

从它躺卧的泥层中
刨出十二个时辰，犹如
擒住十二只脱兔，每一只
都佩带赤箭，警醒晕眩在
枫叶上的星球。身上那片
被生物学特性编码的麻布
与天涯同姓氏

用鹦鹉嘴喝剩的西北风
点拨山谷上隆起的古瓮
喂养蜜环菌的潜台词
她是兰科植物的遗孤
无须绿叶宠爱
接受无根的常态
替上古地理抽薹开花

世代相续的原球茎
仿若草木人间的单元与模型
在土壤翻滚的菌种
是来自隧蜂和花萤的高频呼叫
传粉于信息大爆炸时代的
时间与灵药
世界如此摇晃，我有一株定风草

杏仁

屋后杏林中的浆果，来自枝条的颤动
北风时刻都在调节丘陵的颜色
杏树吐出带红晕的小星球
被灰雀衔入晚餐时刻的感叹

祖传的三合院，宛似一把凸面镜
把激烈的动静固定成物影
也把思想的痕迹篆进杏树的指纹
每当向往昔侧目，抽屉里的经方
就会被杏花的引信划燃

含在半萼的杏花雨，比红蜡更悦目
花期粗放，以便分辨自然性的疏离
当意识的原野挂满黄红色果实
拉扯六月性感的枝丫，伸手可触

杏林烘托线装的医学伦理
在后现代的仰角上
凭借一把悬在苍生头顶上的壶
还能否过滤时间的掺杂物
保持医德的有效期？

我存留经年的十三枚杏仁
它坚韧的棱角，已面临碎裂
即便只剩下核仁，也会被激活
释放出时代碰撞的回音

射干

橙红色花朵在山巅研习等式呼吸
花瓣上散着的深红色斑点
像极了浮世灯影中的伤疤
你将课堂设在绝壁上，吸引漂游者的
注意力，教深渊学会凝视与反凝视

低洼处的蒙鸠，用理想主义的发丝
编织芦花荡漾的寝宫。再精致的窝巢
也难以估量风暴预置的危险指数
但问题是，蒙鸠并不会依照荀子的直觉
把射干作为改善生存环境的参照物

你的四寸长茎，被误以为是
援弓将射的武器，亦如被误读的世界
而被修竹与山阴紧紧环抱的阮籍
从你惑人的形貌中，抽出倾城的孤傲
手摇乌扇，一盅接一盅喝酒

古人从鸢尾科植物里挤出意志之花
被赋予劝学的责任
正如打着花苞的小径在他杯中延绵
从虚静走向迷狂，每一个嚅动的
细胞，都被词语灌醉

你从骨缝中取出岩浆，执竿挑起
冥夜的情绪，为嘶哑的河道润喉消肿
上游的扁桃腺已摘除，却留下后遗症
我又该如何从黄褐色根茎中
煲出新的疗效？面对另一种方式的生存

王不留行

以野草的恣情
与小麦一起生长
倘若未被耰锄除掉，她就是
为人世通经除痈的无冕之王
把初心和善意，寄予颗粒饱满
吸引淡红的口唇
犹如饥渴的麦稼吮吸太阳雨
眉额上挂金盏，从熏风中支起银台
手心里形似油菜籽的种子
携自然界沉吟
成为柳叶刀
求解的另一种谜